

男性人口中喜欢车的，占比不小。这和他们热衷阅读、垂钓、围棋、书法、雪茄，以及乐于在种种场合显示智力领先，都不太一样。男人喜欢车，其中第三或第四原因，或与速度有关，进而与感受及彰显生命的澎湃有关。

我不敏于速度体验，但总是念念不忘一辆车，少时楼下弄生产组的那辆黄鱼车。黄鱼车，特指非机动三轮脚踏货运车。它长得并不像黄鱼，也不专门用来运送黄鱼，但本埠就这么叫它。我等孩提时期，此款人力车，常被用来运送病人、衣橱、钢琴、嫁妆及蔬菜等。

居处楼下有生产组，我十岁出头，就有机会亲近黄鱼车。

先说生产组，人影晃动，有序而温吞，里面的面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雪梅图 (纸本水墨) 胡建君

生活中，家常做饭烧菜，老妇新妇手到擒来，但珍馐美饌则非大厨主理不能。恰如做衣裳，大褂马甲由女红走针缝线，而西装礼服则指定红帮裁缝量尺裁剪。这些日常雕虫小技，一旦要求天花板级操作，每每高手贤者方可胜任。

伊尹，商朝宰相。史料记载了他一个厨子的逆袭人生。幼年时寄养于庖人之家学烹饪，后成为精通烹饪的大厨，并由烹饪而通治国之道。宰，主宰也，主杀牲畜。太宰，起源于殷商的官职，主管王室财政及一朝吃饭之大事。

伊尹认为，烹调美味，适度与平衡，是制作佳肴的第一原则。从中国的“厨圣”“烹调之祖”，继而成为治国“圣手”，这是他的神奇。千年之后，伊尹“调和五味治天下”的实践，凝练成了老子《道德经》的核心思想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又经过孔子问礼老子，道家精神传承于儒家经典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。一条红线贯穿始

生产组的黄鱼车

郭靖峰

孔大多是宁静的。有个让孩子看不懂的怪相，十分好笑的事，这里的人只挤三分。大概，一般的薄薄性，难以对冲他们心头的琐碎沉郁，大家偏少延长快乐的兴致。

生产组里年轻人不少，也就二十多岁，大比例白哲文弱。有的刚从很广阔的地方返城，肤色缓缓由黑转白，他们多由健康原因走到一起来。个人则总有马上要打哈欠的味道，此类无精打采，或是某个人生选项的搭卖品。这种时候，有的阿姨会默默推开窗门，让凉丝丝的风，去吹袭年轻人。

生产组主体为阿姨妈妈，她们中是藏着角色的，也就是从前的身份背景。角色规格越大，越不显山露水。外人以为，女人多，会嘈杂，未必。此地若有不睦，人与人的角力方式以诛心为主，比较雅的。

浅举一例，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高鼻头，其母就在那个生产组，是位美妇。

据说，她先生过去是羽量级拳击冠军。不知她从哪得知，我们几个在学校对高鼻头不太友好，是否以讹传讹，她不管那么多了。她把三个十岁出头的男孩唤进生产组，沿墙站好，说，阿拉儿子讲，你们几个小朋友读书特别来三，考考你们怎么样？我们面面相觑，被夸得渐渐有点鲜格格起来。她用一只白如象牙的手，轻叩桌面，说，听好了，我十年前十岁，那么十年后，我应该几岁？

我们三人唯恐荣耀旁落，齐声无脑抢答：二十岁。

哈，拳击冠军太太轻松一笑，修得精致的眉毛，单边向上挑了挑，脸上陡然生出优越。她说，我老公是西北人，用他们那里的话，你们三个人明明是“塌头”嘛。

我们意识到犯了低级错误，“塌头”，不算骂人，高低类似蠢货。从此，无论在哪，一见拳击冠军太太，我们就猛然低头绕着走了。

楼下生产组的生产内容，是将大捆医用纱布裁剪、码叠、分装。半成品材料，从延安中路明德里有个大一点的生产组取来，成品再送还那里集中。运输靠一辆黄鱼车，一天往返几次，由一位叫王熙的老三届负责。王熙大我们一轮，高中毕业于上海中学。仅凭这点，我们就极买账。那时小学中学都是就近入读，王熙以前的顶级名校生活，对我们而言，是水中之月般

放学后，我们就去生产组消磨了，人人都熟。王熙常带着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明德里，三人轮流踩黄鱼车。货物堆得高，再加上人的重量，踩车者十分吃力。碰到上坡，两人

名，“官保”皆寂寞。在历史与传统的熏陶下，许多高洁名士也不弃饮食之俗，各呈绝招，尽享口腹之欲。高远简逸的“元四家”之一倪瓚，他的招牌“烧鹅”，用葱椒涂内，以蜂蜜抹外，锅里支架竹篾，放一碗酒加一碗水开蒸。揭锅后烧鹅骨脱皮化，精肉入泥。他吃螃蟹，佐以生姜、橘皮、食盐，放锅里白水煮。但明末清初美食家李渔吃螃蟹，却只蒸不煮，别有一功。明末清初文章大家张岱，为了吃一口纯粹的乳酪而养了一头牛。得奶静置一夜，结一层厚厚的奶皮，将其挑出，加入自己泡的茶来煮。或许，他这绝俗的饮食之道，才滋养出了他绝美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一番沉沉浮浮，又将美女美食兼容。不独江浙西施豆腐，诸如两广贵妃鸡、晋甘昭君腐、加泥鳅的貂蝉豆腐，无不拿历史和美女“下饭”。你汉书可下酒，我秀色亦可餐。

掌勺一桌 主宰一屋

俞果
公道得人心，父老乡亲称赞其有相才。陈平低调拱手：唉呀呀，这算什么，如果我幸相天下，也会如今天分肉一样的。于是，烹饪、分食之外，又有了等而下之的附庸。一个官员倘若凑巧和美食沾了点边，其声名甚至会淹没他的官位抑或功绩。晚清名臣丁宝楨即是。他曾任山东巡抚、四川总督等职，因军功被清廷封为“太子少保”，人称“丁官保”。他与家厨创制的酱爆鸡丁，被人们称为“官保鸡丁”。民间不知他改革盐政、兴办洋务等卓著政声，却人人异口同声：“来一份炒官保鸡丁！”“鸡丁”留其

没错，达西指的就是那个达西，我是喜欢达西先生的。我想大概所有喜爱外国文学的女生，没有一个是喜欢简·奥斯丁笔下的达西先生的吧。他有才貌，有地位，有经济实力，更有在“傲慢”与“偏见”先入为主之后的戏剧反转——一个有才貌有地位有经济实力，对别人都酷酷的，却只为你遮风挡雨的男主。对不起，让女性念念不忘的一直都是“坏坏”的对象。抱歉的是，无论是那些反讽的写作手法，还是作者想要唤醒那个时代的女性去追求人格独立的旨意，还需要再长大些，再多读几遍才能体悟。在十二三岁的青春期少女读来，这大概就是一部好磕的爱情小说。用如今火热的短剧术语可概括为“霸道总裁爱上我”。

虽然《傲慢与偏见》被无数次改编，搬上银幕、荧屏和舞台，但说到达西，能够想到的只有科林·费斯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不知道演员与角色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。喜欢达西，就是喜欢科林·费斯吧。中国影迷送给科林·费斯起了“脸叔”这个绰号，红遍网络，其意大概是“一张脸走天下”的能量吧。科林·费斯是恨达西的。他说自己被限定在一个盒子里，再也走不出去，人们也不让他走出去。正因此，达西之后，科林·费斯特意接了些不寻常的角色，他不想被脸谱化。

以貌取人，会又一次让人跌

下去助推。王熙有个本事，能让十几岁的少年内衣湿透，仍乐此不疲。王熙给我两个印象，第一，他会在任何合适的地方，拿出一本有或没有封面的巴尔扎克小说，迅速进入深读状态。其次，我未见还有谁，对待年幼自己十几岁的后生，能那样亲善、细致。你一屁股刚坐到软椅上，王熙会让你站起来，说，你坐在一个螺帽上了，会不舒服的。我们觉得，他那种细心关切，是很精英的品格，哪怕他终日晃荡在吱吱嘎嘎的黄鱼车上。他身上流露的教养，对我们而言，是可遇不可求的教化。我们的车技，很快就

能一路狂奔，包括弯道、窄口；车轴两端各余五六厘米的地方，照样咣当咣当高速而过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确实有点危险。黄鱼车的气势，只被不平坦的路面激发。飞奔时，仿佛全车部件在自相仇恨厮打。人们发现骑车人只有十来岁，便有不祥预感，眼前很快透支出一幕惨绝人寰。显摆，是少年玩耍时极端看重的，对难度求之不得，本质上是表演效果的追求。无中生有的惊惶性，让十几岁的孩子益发疯魔。五十多年后，我依然难忘黄鱼车上的热血沸腾。那时的男孩，不是每天洗头，也不是每周沐浴，热汗从发根流下，脑门前恍若落下一道黑色的贵妇面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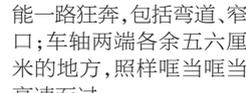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让我惊讶的，并不是年少的莽撞，而是当年放手让我们自主操控黄鱼车的斯文兄长，那种忽略万一的行为，换作今天，绝无可能。贪玩如我们，当年真的没想过，是否有人在妙用他人的体力。至今，我依然珍视黄鱼车上的友谊，珍视被长者尊重的感觉和汪洋恣肆的少年天性。很多年后，高考恢复，生产组的一大半青年不见了。听说，王熙和我在同一所大学读书，他在物理系。终于有一天，在校园小径，王熙大哥和我面对面走过，互相很明确地望了对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当年生产组的年轻人，敏感而收敛，不少日后被公认的一流人物，麇集其间。即便时间过去已久，或许他们未必愿意旧日重温。再说，和黄鱼车上幼稚无比的我们，后来竟成了同届同学，这也容易叫人内心复杂吧？肯定的，和王熙擦肩而过的那一刻，我有我的胸闷。

咬。看上去绅士、克制、谨慎、清冷的脸叔，骨子里是叛逆，不拘一格，如骄阳般热烈的。他从小跟着父母辗转各国，回到英国却因为口音被同学嘲笑。他躲在角落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。他考试挂科，却在补考的早上一觉醒来，觉得还是准备得不行，于是，“管他呢，继续睡”。他

姓名的故事

达西

组建过乐队，留过长发，打过耳洞。最浪漫主义的表现是，在拍摄《傲慢与偏见》大爆之前，脸叔曾为爱隐居在加拿大的森林里好几年。1989年，拍过《飞越疯人院》的大导演米洛斯·福尔曼筹拍《瓦尔蒙》，并亲自试镜定下了科林·费斯。脸叔在片场遇到了梅格·提莉。梅格的父亲是第二代华裔，祖籍广东。身材娇小的梅格有一双小鹿般的杏眼，脸叔一眼沦陷。梅格有仙气，拿了许多奖项，并顶着第二个“奥黛丽·赫本”名头，却决定早早退隐。《瓦尔蒙》一拍完，29岁的脸叔与梅格便搬到枫树岭，在林间一栋小屋定居。周围没有人烟，甚至没有电视。脸叔还亲自照顾梅格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。后话是，多年后孩子的毕业典礼上，亲生父亲没来，脸叔倒是在现场露出了老父亲的欣慰笑容。脸叔在森林中与梅格里住了5



脸叔在森林中与梅格里住了5

年。加拿大没有给他任何工作机会，而伦敦的舞台却频频向他招手。这一对神仙眷侣到底还是走到了尽头。三十多岁，脸叔重出江湖，由此开挂。科林·费斯这种“爱就爱了”的个性一直都在。他半路截和，苦练意大利语，把已经与别人订婚的意大利姑娘追到手，成为自己的新娘。现实多狗血，最终的剧情是她居然出轨了，全世界替脸叔心碎。他喜欢明媚、智慧，这一点倒是与达西的伊丽莎白很像。他被恣意的生命力与约定俗成之外的随心所欲所吸引，大概他自己也是这一类人吧。

一转眼，达西先生就要66岁了，哦不，书本里的人物是不会生长的，是脸叔就要66岁了。这几天，有点郁闷的是，读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里面也有个达西，一生都在复仇的达西。达西被小狼崽咬掉一条腿之后，复仇成了他生命的唯一意义，也因此，他选择漠视周围的亲人与族人。结局是，老达西与自己训练的猎鹰，以及狼同归于尽了。地上的尸骨，是达西的，是猎鹰的，抑或是狼的？不重要了，这些统统是恨的残骸。

现在，想起达西，就有两张面孔在脑海里交叠，一张是具体的，科林·费斯的轮廓。另一张是抽象的，一张老脸，很多沟壑，目光如炬，仇恨的光，肩头挺立的鹰……一本书，一个人物，静止地活着，走过一代又一代。

小辰光上海的冬天，是钻骨头的湿冷，没有暖气，没有空调，家家户户的暖，全靠妈妈外婆“做人家”的心思，一点点凑出来，弄出来、烘出来。

天还没亮透，甬堂里一只煤球炉就冒起了烟，妈妈披件旧棉袄，先把炉子里的火“通”开，添块碎煤球，等铜吊里的水“咕嘟”响起来，一天的取暖就开始了。

妈妈拎着铅桶往老虎灶走，不是单打开水，总要跟老虎灶外婆搭个腔：“张阿婆，今早炉灰还有伐？”阿婆就笑着掀开炉门，用铲子铲了两铲热灰：“刚扒出来的，暖得很，拿回去给囡囡烘脚。”这热灰金贵，是脚炉的命根子，不用花钱，却能暖半日，妈妈拎着铅桶往回走，脚步都轻快。

脚炉是铜的，边缘磨得发亮，是爷爷传下来的。妈妈倒空昨晚的冷灰，先铺一层毡垫，乡下亲戚捎来的，铺在底下能“藏火”。再把老虎灶讨来的热灰均匀铺上去，中间埋两颗火烫的煤球核，最后盖层薄灰压着，套上外婆编的稻草脚炉套，往藤椅底下一放，外婆就坐过来了。

到了夜里，被头洞里的暖，要靠汤婆子和盐水瓶。汤婆子是锡做的，沉得很，是妈妈嫁过来时，外婆给的陪嫁。锡皮上有层包浆，用了几十年。妈妈灌热水时，总不灌太满，也不灌滚水，铜吊里的水刚“响”，就关火：“温吞水最经用，一夜都暖，滚水容易烫坏锡皮，还浪费煤球。”灌好她会把汤婆子倒过来看看，确认不漏，再套上布袋，那布袋是爸爸穿破的旧棉袄改的，针脚粗粗的，却软和，脏了就洗，破了就补块布，从不舍得扔。她把汤婆子塞进我的被头洞，说：“脚别踢，暖着睡，明天上学不冷。”

要是汤婆子被弟弟用了，妈妈就拿盐水瓶。那瓶子是托医院的王阿姨讨来的，废弃的生理盐水瓶，厚玻璃，经烧，橡胶瓶塞塞紧了，倒过来不漏水。她灌半瓶开水，说：“满了容易爆，半瓶够暖了，早上瓶里的水还能洗脸。”灌好易擦干，套上我穿旧的旧棉袜，袜口没弹性，就拉长了打了个结，像颗圆滚滚的扭子糖。我抱着盐水瓶写作业，手冻僵了就焐一会儿，写完就塞进被窝，脚边暖烘烘的，一夜都不凉。妈妈总说：“这瓶子比热水袋好，一分钱不用花，坏了再讨一个，实惠。”

那些日子，弄堂里的冬夜，家家都有这样的暖。张家阿婆在门口烘脚炉，李家妈妈在灯下缝汤婆子布袋，隔壁阿爷焐着手炉，坐在竹椅上跟人下棋。煤球炉的火“噼啪”响，铜吊的水“咕嘟”滚，老虎灶的烟飘在弄堂上空，混着饭菜的香。没有什么贵重东西，手炉是旧的，脚炉的灰是讨来的，汤婆子是传代的，盐水瓶是废弃的，可暖得实在。妈妈常说“做人家”不是小气，是过日子要细，细到一块煤球核、一铲热灰、一只盐水瓶，都能榨出暖来，细到把湿冷的冬天，焐成了心里的甜。



上海「做人家」的取暖日子

袁山

美食